

范忠貞公文集

四冊之三

范忠貞公文集卷四

男時崇校字

畫壁遺稿

有自序

序曰承謨蓬頭垢面繫頸攀手逢

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

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

梗概于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溯余生而

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

勲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

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

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次嗚呼 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 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沈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厯三載廷議撤援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食諸幼年子弟輩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等乘年力富强宜速補官爲 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業深重先太傅于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孝輩

長逝服闋補祕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今 皇帝尙沖齡
一日余與同官進 內請 寶 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
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 上喜曰爾若子耶
如此者數四後值 朝賀期先太傅入賀 上指問左右而不
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
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 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
久不見閣臣奏曰承謨病解任矣此其代者 上曰果病耶劇
耶病愈尙起用耶對曰病須調治一痊卽補 上領之者再先
太傅聞 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 太宗 世祖舊
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 上親

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余
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
受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
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千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閒
僕僕山陬海澨勘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
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上必駁
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
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上憫
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
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閭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

臣未卽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畱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
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鐫級例不准列 上特簡往任壬
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證攻衝五內猝
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 新命未蒙 俞允因
請 陛見欲面陳病狀 允之入都時卽 賜召對首詢江浙
生民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卽 俯問病勢
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診視賜祕府之方頒尙方之藥
旬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註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
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
期得罷免藏拙丘園及 命下仍令速赴新任御醫回奏又云

療治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尙安
敢辭海疆之險偷衽席之安也 上曰閩海氛未靖
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
最故特倚任仍 賜御衣帽上履良馬鞍轡迥異常數復命
近侍就 廷前宣 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
朕也次日入謝 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
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
山東界宿羊畱店相傳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 賜驥忽殂余
歎息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
疊嶂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瀉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礪爪

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于蜀道變幻疑于
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冊籍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
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
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
黜幽糾慝么膺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
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
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
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蠹
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
海負嵎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

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謂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渙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戍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戍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

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賁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藉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撥防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久歷戎行而不察時勢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則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案而罹于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威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見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

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溼也題
補城守副將用沿海勞弁者敘攻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
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啓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以便調
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弭盜而聯保
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箐修而招吳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眾也
延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天或假以時日獲奉
俞旨諸事就緒俟滇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平天平
何竟使余爲誤 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
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嵇子畱山竊
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

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跪進曰連日之
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
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
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
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生死禍福誠不暇計旣委身事
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古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
徒死無益但時勢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
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歎息而退督標兵
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頽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
名其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

情稍定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動搖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祕密有所聞卽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敢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旣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弟兄世受天家非常寵遇諒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旣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會扼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于閩相去遼濶間隔西

江風馬牛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且啓釁端禍不可解不見聞
安未果之行乎所攜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
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
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
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圖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
聞者糾彈于前按罪者苛繩于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
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日甲寅
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
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愈惑今新奉固守地
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

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
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
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澹無光色
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余知既陷虎口勢無退理挺
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
持劉臂者逆黨馬九玉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
兩頰微紅而已逡巡間卽揮之去伊惶恐斜趨而出嗚呼痛哉
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
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
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揮斥之舌敝脣裂齧肉俱腐罵至第八

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然又恐余
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縲絏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尙
存罵聲不已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
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爲奇嗚呼痛
哉豈余當死于刀鋸鼎鑊而不當死于餓哉豈余罪深業重不
能爲 朝廷守疆土以致震驚堂陛毒禍生靈當死于 國法
哉當此時神魂恍惚常見 先皇帝儼然臨于其上先太傅儼
然臨于其旁卽遠而 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
身事者亦親承音容笑貌于夢寐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之豈
余思念所聚結而爲形哉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

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蟣蝨蚊蠅
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盂便可終日逆雖時遣
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屢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覓死百折
不回感動于中多方慰解且爲予言從前罹難時署中賓客親
友及家人輩俱一時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
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
能從容盡義夫婦子女相繼投繯嗚呼痛哉聞之文武大僚平
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
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邀一
命之榮口未沾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